

李濂國酒史三

醫史卷之七

丹溪翁傳

浚儀李濂輯

國朝戴良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脩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

焚棄向所習舉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
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
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
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諸經乎然吾鄉諸
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乃渡浙
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
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宋理宗朝奇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
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性偏甚恃能厭
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脩乎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

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為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斷於經且曰盡去乃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
無少凝滯於胸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
沈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
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未疾醫不能療者餘十
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
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臟腑氣化有六而
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遂以推陳致新瀉火
之法療之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
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

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
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
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
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
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
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
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
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
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

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
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
於動然其所以恒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
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
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
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
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
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奉乎地故
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而用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

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大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

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栢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往往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臟腑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邪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瞽瘖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胛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式曰諸風

諸氣憤鬱病痿屬於肺火之

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
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噫以
陳無擇之通達猶以暖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
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
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
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
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氣舉之日實
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
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
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
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
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

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仲陽於腎有補而無瀉其知此意者乎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令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踈泄者

肝也二歲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

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
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
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
午為火火旺火為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為土土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藉肺
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
兢兢業業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大
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升動發生
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
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
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

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藥而愈自前至今
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
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瀉翁診
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
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矣其氣
海頃之手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
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
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劇翁診之脉滑而數
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
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
去人可卒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

疽發背死浙省平章南征閩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
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
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
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臟皆無所
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
口渴而妄語兩顴大赤醫作火熱治翁診之脉弱而
緊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令六脉皆
搏手必涼藥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手而瘥浙東
憲幕傅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妖之翁切其
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
水又大驚傅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碗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

日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藥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瀉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翁用補
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來召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詰之則曰公病在死
法中不出三月且入鬼錄願猶有驕氣邪後果如期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礞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令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人參膏奄奄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藥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疾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火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回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今第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怒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怒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旦夕且歸後三月夫果歸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
加升麻舉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
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
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
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欲
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藥療之病愈後復投四物湯數
百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
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